

乐妓与宋金杂剧扮演（四）

王宁

简言之，我以为：乐妓在宋金杂剧中的装孤，本可以上推到唐代参军戏中的女性扮演参军（在宋代，这样的现象仍大量存在，一直到元代杂剧中，仍然有着极明显的表现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：由于在唐代十分普遍的参军戏入宋已经不复当年之盛了，原来的参军色也就发生了分化：一线变化为「副净」，成为以滑稽为主要戏剧效果的宋杂剧的主要角色，他的「发乔」的职能，仍然具有「参军色」作为「桩」的影子。另一线，则顺着扮演其它「正派」官吏的方向发展，成为装孤。从现存的文物证据看，在宋杂剧中的很多装孤正是由女性来扮演的。由于从唐到宋，戏剧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，各种角色在戏剧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消长：「苍鹞」由于他的「滑稽」功能适宜宋杂剧的需要，所以仅换了一件外衣，发展成为副末。他在剧中的主体地位和滑稽特色并没有变化。而参军则分解为两线，一是为配合滑稽演出而演变为副净，另一线则出于「演故事」的需要而变化为装孤。由于宋杂剧中的故事性并不十分突出，所以，装孤对于宋杂剧来说也就可有可无，并非不可或缺的。这也是「又添一人，或曰装孤」这一说法的历史背景。

另外，从金元时期文物中装孤和末泥两种角色的混淆，我还得到这样的启发，即：进入元代以后，由于戏剧题材和戏剧风格诸方面的变化，装孤其实逐渐地被末泥所替代。这样的结论，只要我们分析一下装孤这一角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，就可一目了然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，装孤的历史实际上可以上溯到参军戏中的参军，在参军戏中，作为官吏的参军是以「犯官」的面目出现的，是被嘲弄和取笑的对象。所以，可以称之为「桩」。以后，同样出于「戏弄」的需要而衍生的弄假官，从名称上分析，仅仅是扩大了被戏弄的官吏的范围，官吏在其中仍然是被戏弄和打击的对象。宋金杂剧的戏剧风格仍然是滑稽调笑的。所以，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中的装孤仍然象在参军戏一样，是被嘲弄和取笑的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提出宋金杂剧中的「某某孤」，或许应该是参军戏的裔亲的观点。然而到了元代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原来滑稽调笑的戏剧，更多地被讲求故事的正剧所替代，剧中出现的官吏，就再也未必是被嘲弄和取笑的对象，而成为了故事中的人物。当官吏成为剧中较为主要、正面的人物时，其扮演自然也就只能是以末泥的面目出现了，正如忠都秀壁画所示。

三曰末泥。

宋金时代的末泥也并非重要角色。根据有关记载，他当时的作用是「主张」。有的学者以为主张类似后代的导演。但依据文物中末泥色的位置，以及其它一些文献资料，可以肯定：在以滑稽打诨为主要意旨的宋金杂剧中，末泥色的地位确实不能与后来元杂剧中的末泥相提并论。以下是文物资料中乐妓扮演末泥色的例证：

宋金时期乐妓扮演末泥色举隅

编号	文物名称	资料出处	所处时期	备注
1	河南偃师酒流沟宋杂剧砖雕	廖奔《宋金元戏曲文物与民俗》页 139, 并《图论》页 24。	宋徽宗前接近仁宗时期, 约公元 1023—1101 年间。	
2	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杂剧砖雕	徐莘芳《白沙宋墓中的杂剧砖雕》, 见《文物》1960 年第九期。并见《图论》页 23。	北宋徽宗政和、宣和间, 公元 1111—1119 年。	
3	宋丁都赛画像砖	刘念兹《宋杂剧丁都赛雕砖考》, 见《文物》1980 年第二期。并见《图论》页 28 及廖着。	北宋政和、宣和间, 公元 1117—1125 年。	
4	苏汉臣《五瑞图》	参《图论》页 22, 并廖着页 148。	北宋末年, 公元 1127 年以前。	扮演者可能为孩童
5	山西稷山马村金段氏墓群四号墓杂剧砖雕	《图论》页 31, 并廖着页 182。	金大定、承安间公元 1161—1196 年。	
6	山西稷山化峪三号金墓杂剧砖雕	《图论》页 34	金大定、承安间公元 1161—1196 年。	
7	山西侯马 104 号金墓戏俑	杨富斗《山西侯马 104 号金墓》, 见《考古与文物》1983 年第三期。	金大安二年, 南宋宁宗嘉定三年, 元太祖五年公元 1210 年。	《图论》不载
8	山西侯马金董氏墓戏俑	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《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》, 见《文物》1959 年第六期。并见《图论》页 34。	金大安二年, 南宋宁宗嘉定三年, 公元 1210 年。	

乐妓扮演末泥色, 在时间跨度和出现频率两方面, 与引戏和装孤均极类似。可见, 由乐妓扮演末泥, 在宋金时期也十分流行。宋金杂剧中的末泥, 如前所述, 只是一个次要角色。由于宋金杂剧主要是以滑稽和调笑见长的。所以, 副净和副末就在整个演出中占据突出和主

要的地位。而且，从现存文物看，宋金时期的末泥色，其装扮多为「俊扮」，类乎后代正面人物的装扮。扮相上与装孤有类似之处，即似乎倾向于端庄、清秀。这样，由乐妓来扮演，也就十分符合末泥的装扮要求。另外，从宋金时期的文物我们也可以看出：在很多情况下，末泥和装孤也存在很难区分的问题，就象引戏和装旦一样。所以，有的研究者就指出，宋金时期的末泥，或可装孤。1[1]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此后元杂剧中的装孤，实际上是被末泥替代的。

四曰副净和副末。

由乐妓扮演副净和副末，在宋金时期也不乏例证。从逻辑的角度讲，弟子杂剧由于全部由乐妓来扮演，所以，如果剧中有副净和副末出现，其扮演者也只能是乐妓。另外，从现存的文物中，我们也能发现具体的史证。如河南荥阳石棺宋杂剧线刻中，有一个女性形象，披发，眼睛上斜贯两条墨迹，显然为一诨角，从其动作看，我认为她应该是「发乔」的副净色。2[2]宋杂剧绢画中的「眼药酸」，扮演眼医者也应该为女性。从画面分析，也应该属于副净和副末的表演。另外一幅中，二人也均为女性，我认为它属于弟子杂剧，其中有一人背插一扇，上书「末」字。但从装扮动作分析，又不是末泥，所以应该是副末色，而与其对应的，似乎应该是副净。3[3]可见，在宋金时期，也存在乐妓扮演副净和副末的情况。但从文物出现的频率上看，却远远不能与前几种相提并论。除了弟子杂剧中属于「不得已」为之，在其它情况下，可能是「偶一为之」的。

至此可以对宋金时期乐妓的扮演做一小结：宋金时期乐妓扮演角色，首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。一种是在弟子杂剧中，由于不存在其它选择，故所有角色都是由乐妓来扮演的。但这并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，即弟子杂剧或许出于其演员的特殊，仅仅出现杂剧中的部分角色，如上述「杂扮」那样。另一种是在男女同演的情况下（我以为主要是路歧杂剧），乐妓的扮演多集中在引戏、末泥、装孤三种角色上。根据有关的记载，我们知道引戏的作用是「吩咐」，末泥的作用是「主张」，而装孤则可有可无（从「又添」二字可见），这对以滑稽取笑为主要旨趣的宋金杂剧而言，都属于次要的角色。所以，可以首先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即具备选择可能的情况下，乐妓在宋金时期，仅仅是以「帮衬」的面目出现的，并没有占据主体的地位。这与元杂剧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。出现这样的局面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：一与演艺主体各自不同的伎艺优势有关。对于乐妓而言，歌舞是其最主要的伎艺。而歌舞在宋金杂剧中，并没有占据很大的比重。而男性在插科打诨方面显然较之女性具有优势，故主要负责插科打诨任务的副净和副末，也就主要由男性来扮演。二与宋金杂剧的历史传统有关。宋金杂剧从历史渊源上分析，其前身是历代的俳优演出，而俳优又主要是由男性构成的。宋金杂剧名目，虽然具有歌舞戏一脉，但从其它文献记载看，优戏仍是当时「杂剧」的主流。所以，在演员队伍上，也势必受到前代传统的影响。三与宋金杂剧叙事的淡化有关。宋金杂剧不以叙事为目的。因此，对事件的叙述交代也就十分有限，仅仅为「一乐」而设。这样，就限制了女性进入戏剧的频度和深度，从而也导致了乐妓在扮演问题上的局限，影响了宋金杂剧的角色格局。

4[1] 見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編《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》之「圖論部分」頁 34 之「化妝」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。

5[2] 參廖奔《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》（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89 年版）頁 146，第二編之第四節「滎陽石棺雜劇圖」。

6[3] 分見《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》「圖論部分」之頁 38、39。